

秋风吹

□向萌

仿佛落入另一个苍穹
秋风吹皱万物
大地躲在它的呼吸里
回忆曾经饱满的一生

秋风吹冷云朵

把炫目的阳光吹得不露声色
把头顶的天空吹得愈加高远
把辽阔的星群吹回原有的轨

迹

它已吹软虚无的人间

我思想的羽翼单薄

难以承接这谬之千里的刻画
那些似曾相识的容颜众多
他们都不像我刚刚擦肩而过

的今生



岁月遗香屋檐下

□积雪草

屋檐下有风景、有故事、有人家。瞅瞅屋檐下，心便踏实。从前的老房子，屋檐是一道风景，亭台楼阁，飞檐翘角，是文化，是艺术，独立成章。哪怕是乡村的瓦屋，也会前续后延，形成一个独立的部分，俗称“房檐”。

屋檐下是一个独立的世界。春暖花开的季节，燕子会在屋檐下筑巢，燕啄春泥，衔草而结，在屋檐下打造一个温暖的小窝，生儿育女，繁衍后代。“落花人独立，微雨燕双飞”，那些小生命在屋檐下过起了其乐融融的居家生活。

夏天的屋檐下常常挂着小雨滴，天上之水从遥远的地方而来，有时如精灵一般，一滴一滴，不慌不忙，悠长而缓慢，带着诗的韵律和节奏。忽尔，又会大珠小珠落玉盘，轻灵而嘈杂，奔腾如千军万马，滚滚而来。

冬天的屋檐下常常挂着冰溜子，那些长长的冰溜子鬼斧神工，造型各异，一字排开，称得上屋檐下的奇观，像一个个小小的冰川世界，在阳光的照耀下，冰溜子互相辉映，闪着晶莹的光亮，如果阳光充足，冰溜子会一点点消融变小。

相对比，秋天才是屋檐下最美的季节。收获过后，农人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甜美，颗粒归仓，到处都是满当当的。坛坛罐罐，缸里，米仓，小院里，甚至房顶到处都堆满了粮食，就连屋檐下也不曾闲下来。

一串一串金黄色的苞米棒子，被结成长长的麻花辫，挂在屋檐下风干，挨挨挤挤，碰碰撞撞，彼此都在等候阳光的检阅。那些圆润的苞米，在阳光的照耀下，让人生出温暖踏实的幸福感。

与苞米相邻的，是被扎成一束一束的红高粱，像火把一样，照亮了暗淡的生活。那些饱满的高粱像喝醉了酒似的，涨红了脸，被秋风一吹，刷刷拉拉地响，散出一阵阵岁月的陈香。

最惹眼的，是屋檐下一串一串的红辣椒，那些火红的小辣椒从枝上摘下来后，被串成一串一串，挂在屋檐下晾晒，风一吹，便摆来摆去。被阳光亲吻之后，风干成一缕艳丽的香魂，以备冬天御寒之用。

檐下的窗台上则晾晒着各类种子，以备来年的传承之需。像精心淘澄的老黄瓜的种子，是饕嘴鸟雀最热衷的对象，稍不留神就被它们成群结队地偷了去。还有老眉豆，虽然早已没有了当年的俏模样，但春华秋实，晒干的老眉豆里孕育着来年的种子。从瓜瓢抠出来的倭瓜种子葫芦种子，则像牙齿一般，晶亮好看，仿佛在轻轻咀嚼食物的香味。

勤快能干的人家，还会在屋檐下扯一道绳子，绳子上晾晒着各色干菜。萝卜切成花瓜，盐渍之后，搭在绳子上，干净透风，不消几个大太阳就晒了八成干。还有没吃完的豆角，在滚水里余一下，变成碧绿的颜色，用针线串成一串一串，搭在绳子上晾干之后，就成了冬天里的美食。还有萝卜缨啊，雪里红啊，逮什么晒什么，什么都可以晒，晒干后储备起来，留待冬天或第二年春天，做成喝粥下饭的小菜，也可滚成菜团子果腹。

岁月遗香。秋天的屋檐下，是农人丰收的喜悦和笑声。秋天的屋檐下，是田野大地的缩影。那一串串的苞米，一串串的高粱，一串串的辣椒，一串串的豆角，像一串串快乐的心情，摇曳着生活的混响。

每一个屋檐下都是一个小世界，庇护人间冷暖，庇护生老病死，祖祖辈辈，一代一代，都在屋檐下承接。在屋檐下打盹，看花，听风，体会生活的美妙滋味，不失为一种生活的乐趣。

霜降那天，大巴山迎来了入冬的第一场小雨。接住深秋落下的雨滴，幸运的感觉从心中袅袅升起。我知道，滴落在脸上这些晶莹的水，是同秋天的一场灵魂的邂逅，这种缘分，就是今年深秋相拥在满山红叶的鱼泉山。

鱼泉山位于万源市东北部梨树乡，距万源市区15千米，襄渝铁路、210国道和省道万城公路贴身而过。属花萼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缓冲区。这里峰峦奇异，溪流淙淙，葱茏秀美，溪明山净，洞天奇幽。集峡谷、奇峰、飞瀑、鱼泉、溶洞、神龙庙于一体。这里还盛行东敬龙庙、西看雄师、南观溶洞、北赏崖画、春悦山花、夏避酷暑、秋观红叶、冬赏雪景的民俗风情。从两河口到鱼泉，由南向北，自西向东的“十里画廊”，享誉山外，吸引八方游客慕名而至，寄情山水，乐在其中。

一大早，我们从万源城出发向鱼泉山前行。虽然雨丝带来阵阵寒意，但当我们想象那些被红叶点燃的山坡，想象那如诗如画的美景时，心里便充满期待。在欢声笑语中，不知不觉就进入了山里。

刚到达第一处观景台时，尽管还是细雨蒙蒙，大家不约而同地下车，撑起雨伞。

极目远眺，一朵白云与一朵灰云的对视，仿佛碰撞出天空的秘密，人在天底下游走，拖动时间的无限遐想。挺立在头顶的山峰，早已被千百年的风雨灌注成一方肃穆的哲学，不悲亦不喜，不卑也不亢，安静地接受着岁月的洗礼。一只被雨水淋湿的不知名的小鸟，在雨雾中拼命地呼叫，不知是记错了回家的路，还是试图想挽留一个季节不肯离去。

我仔细观赏着这里的红叶，它既不像北京香山红叶那样火辣辣的热情奔放，也没有南江光雾山的红叶以蓝、绿、黄、橙、红为主，五彩斑斓，梯次渐变。鱼泉山的红叶，像情窦初开的少女，她们三个一堆，五个一群，或躲在树荫里，扑闪着睫毛，叽叽喳喳地说着她们的情悄悄话；或藏在石崖下，勾肩搭背，你拉我扯，一朵喊着一朵，一簇拥着一簇。那一抹羞涩，镶嵌在草木间，忽闪忽闪的，显得

格外的腴腆而妩媚。

此时，雨雾，仿佛是一缕缕笼着轻纱的梦；红叶，又像是跳跃在山涧的音符。

车辆徐徐前行，透过车窗，我隐隐约约感觉到秋虫在草间湿淋淋地唧唧着，仿佛在吟诵着什么。群山披着红叶绿草翩翩起舞，山的梦呓与河的鼻息摩挲着车窗玻璃，与我擦肩而过；道路两旁的树木将泥土挣扎的身影挺立成一蓬一蓬的因果，给匆匆的行人点化笃定的道义。雨水是这种天气的精灵，尽情落地，纵情地落，一起一落间，闪亮着季节轮回的昭示。

来到后面的几个观景台，我又领略了另一番景象：秋风继续于漫山遍野的红叶，季风彰显出大气度的神色，一面抚摸枝头的摇曳，一面安慰着树木对叶的眷恋……但我更震撼于那些由喀斯特地貌发育而成的山峰。这些山无不用刀砍斧削，大起大落，一种强烈的切割感迎面而来。自古“蜀道难，难于上青天”，这些深厚雄伟的山，孕育着一代又一代的巴山儿女的艰辛，也孕育了他们高于大地的巍峨。

来到景区，我和同伴们揣着各自的好心情，在鱼泉、仙女石、白龙宫、二仙观等景点徜徉，流连忘返。冬，一旦进入鱼泉山，就灿黄了叶对根的追思，片片渐渐染色的叶子，一下丰满了所有的想象。在红黄绿之间，一扭脸，立地成佛。坡道上的山花，在第一缕寒风的摩挲里，在某个深夜时分，褪下了巴往的妖娆，心底婉约起悠悠的感动，以深沉的姿色，熏染着千古不变的路径。站在冬的起点，鱼泉山层林尽染的伟岸身姿，让人流连在一种大气、豪迈、稳健、深邃的胸襟里，生命在这里砰然动容，人生不觉在这里遽然深厚起来。

我漫步来到青龙洞旁边，忽然惊诧于洞旁边一丛爬山虎。沿着石壁，火红的叶子身不由己地带着某种朦胧的渴望，扑腾着展开了向往的翅膀。远远望去，好像树枝上挂着一件漂亮的衣裳。这时，我不禁想起一个美丽的传说。古称“十里画廊”的鱼泉山峰险谷幽、秀丽多姿，最具魅力的是它的溶洞景观，这里大小溶洞成群，洞中有洞，洞中有泉，泉泉充满灵动生机，二仙洞就处在这些千姿百态的溶洞群之间，她挂在半岩间，必须爬天梯、抓藤萝方可入内。相传有两个如花似玉的仙女曾经在二仙洞内修行，人们带上布料和针线爬上洞口点上香、磕个头，过几天去洞内就能取到漂亮的衣物。二仙洞下的溪沟有一天天然大石板，中间有个似浴盆的石窟，盆内碧水清澈透明，二仙洞内的仙女经常在这里沐浴，该潭名叫二仙潭。据说，当时的人们既可以取到做好的衣衫，也能听到二仙潭发出仙女嬉水的声音。

这些漂亮的爬山虎，是仙女们晾晒的衣裙，还是滚落在石壁上的热辣辣的笑声？

忽然，远处，不知是谁的手机铃声传来：“有一个美丽的传说……”

美丽的鱼泉山不是传说，胜似传说。鱼泉山的美，不能言传，不可以诉说，只能用心去细细地揣摩……

鱼泉山醉秋

□梁登寿

